

金瓶梅研究史

吴敢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中州古籍出版社

吴敢著

金瓶梅研究史

子雲



中州古籍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瓶梅研究史 / 吴敢著. — 郑州 :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348-5344-9

I. ①金… II. ①吴… III. ①《金瓶梅》—文学研究
IV. ①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7073号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安阳市泰亨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 mm × 1092mm 1/16

印张：23.5

字数：431千字

印数：1—3000册

版次：2015年6月第1版

印次：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6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序

一、巨大潜在效应的起点

通过与吴敢先生的交往，我们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学术友谊，共历艰难险阻，共尝酸甜苦辣。有成果时，也享受丰收的喜悦。因为《金瓶梅》被禁数百年，在误解、打压下，委屈地生存，曲折地传播，使《金瓶梅》学术研究具有特异性、艰难性。研究《金瓶梅》，很容易被曲解为“不是正经的学问”。尽管如此，认定了它的伟大不朽，它的永久的艺术魅力；认定了它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高峰地位，它的世界影响。我们的研究从不言放弃，三十年如一日，产生了一系列基础性研究成果。

1980年春，有幸入华东师大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郭绍虞先生指导，徐中玉先生任班主任）。在师训班聆听到施蛰存、王元化、朱东润、程千帆、钱仲联、钱谷融、蒋孔阳、舒芜等前辈专家的专题报告。吴组缃先生应邀给学员做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报告。郭绍虞先生向学员提出加强对古代小说戏曲理论研究的要求。在郭、吴两位先生启示下，在徐中玉先生具体指导下，在华东师大图书馆借阅张竹坡评本《金瓶梅》（乾隆丁卯刻奇书第四种本），大约用了半年时间，抄写了三大本笔记（因是善本古籍，不允许复印），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评张竹坡的〈金瓶梅〉评论》（提交在武汉东湖宾馆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第二届年会，会后载《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2期）。初步考证了张竹坡生平，肯定了张竹坡在小说理论上的贡献，对其评点的理论价值概括为四点：（1）以发愤而作的文学思想来评价《金瓶梅》，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泄愤的世情书，是一部史公文字，而不是淫书。（2）重视对作者阅历的研究，认为作者经历患难穷愁，入世最深，作者有深沉的感慨。（3）总结《金瓶梅》写实成就。他认为作者描绘市井社会，逼真如画，“使人不敢谓操笔伸纸做出来的”。强调以作家阅历为基础的艺术真实，强调写现实日常生活，又重视作家激情，强调两方面的统一。（4）分析《金瓶梅》刻画人物性格的艺术特点，丰富了金圣叹提出的典型性格论。论文引起了同行学友的关注，被誉为“中国大

陆第一篇张竹坡研究专题论文”。

据《徐州诗征》载张竹坡诗二首并小传，竹坡名道深，著有《十一草》。据《幽梦影》竹坡评语、《在园杂志》知竹坡生活贫困，和张潮有密切关系，《金瓶梅》总评、回评均出自竹坡之手。关于其生平、评点《金瓶梅》的具体情况，所知甚少。在华东师大图书馆查阅《徐州府志》《铜山乡土志》，未出现有关张竹坡生平家世资料。因此想到徐州考察，找张竹坡的后人，找《张氏族谱》。1984年3月13日—18日在武汉召开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讨会，提交论文《再谈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引起吴敢的关注（他当时在徐州市文化局小说戏曲研究室工作），与吴敢初次相识。武汉会后，到上海、大连、沈阳访师友、访书，4月15日返回长春。4月16日给吴敢写一信，请他在徐州考察：（1）徐州师院图书馆、徐州市图书馆或民间是否藏《张氏族谱》；（2）徐州市有无张竹坡的后人；（3）有没有张竹坡《十一草》。大约经过一个月即接到吴敢回信说，一个月里，足迹遍彭城，三个问题全部解决：找到《张氏族谱》，《十一草》在族谱中，寻访到了张竹坡的后世子孙，并附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刊本《张氏族谱》封面复印件。得知这一重要文献被发现的信息，我甚为兴奋，决定去徐州。为节省经费，利用到马鞍山雨山湖宾馆招生之机会，完成招生任务后，于8月14日到徐州，在吴敢向导下，二人骑自行车到铜山汉王乡访《张氏族谱》藏家张伯吹。此时，吴敢已撰写关于张竹坡家世生平的系列论文。我俩深夜交谈，今后关于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相互配合，逐步深入。并提出倡议：争取市委、市政府支持，在徐州召开《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吴敢撰写的系列论文，后来结集成《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张竹坡与金瓶梅》。对张竹坡家世生平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有力地推动了《金瓶梅》学术的发展繁荣。1985年6月首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徐州召开，这是《金瓶梅》学术史上的第一次，是历史上的首创。

1985年12月，经过五年搜集整理，《金瓶梅资料汇编》（侯忠义、王汝梅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印数6万册。该书参加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产生了较大影响，《人民日报》刊发书评。第二年9月修订再版，印数增加到10万册。吴敢提供《仲兄竹坡传》《张竹坡年谱简编》等珍贵资料与论著，积极参与了汇编工作。《汇编》辑录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总评、读法、回评及张竹坡生平资料，作为《汇编》的主体部分。崇祯本评语据北京大学藏本辑录，广泛搜集了明清《金瓶梅》研究资料。《满文译本〈金瓶梅〉序》《张竹坡致张潮信》等都是首次排印。这部《汇编》是最先出版发行的《金瓶梅》专题资料集。

1987年1月，《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校点本）经国家新闻出版局

[1986] 456号文件批准,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吴敢关于张竹坡与《金瓶梅》的研究,促进了张评本的整理工作。张评本在大陆排印出版,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1988年11月,《金瓶梅词典》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由刘辉、吴敢、张远芬等23位学者集体撰稿,收录《金瓶梅词话》中读者不易弄懂原意的词语4588条。王利器先生审定,撰写前言。这部词典是继姚灵犀编著的《瓶外卮言》(1940年8月)、魏子云的《金瓶梅词话注释》(1980年12月)之后,诠释词语最多的一部词典。

学术电教片《〈金瓶梅〉:天下第一奇书》,总制片王汝梅,导演杨晨光、何长林,艺术顾问陈家林,1989年录制,吉林教育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录像片介绍了《金瓶梅》的思想与艺术成就,及其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由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与聊城师院中文系等联合录制。解说词由王汝梅、叶桂桐、王志强、郑颂编撰。共分四集:(1)情欲世界;(2)冷热四百年;(3)作者之谜;(4)十年新探。集文献性、学术性、艺术性为一体,深入浅出,令人耳目一新。摄制组在山东临清等八市县,沿运河故道拍摄了明代文化遗迹,用以说明《金瓶梅》故事景观与文化背景。通过电视屏幕向观众介绍《金瓶梅》,开展学术普及,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吴敢发现《张氏族谱》及其关于张竹坡与《金瓶梅》的研究,在录像片中作了重点报道。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会校本,经国家新闻出版署[1988]602号文件批准,由山东齐鲁书社1989年6月出版,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2月重印(海外发行)。整理会校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为底本,以日本内阁文库藏本、首都图书馆藏本、天津图书馆藏本、上海图书馆藏崇祯本甲乙两种本、吴晓铃藏抄本、日本东京天理图书馆藏本等海内外现存十种版本进行校勘,每回回末出校记。通过此一部会校本可以了解各崇祯本的面貌特征。这是《金瓶梅》问世以来,在大陆第一次繁体直排出版的崇祯本的足本。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引起国际汉学界关注。“1990年由齐烟、王汝梅校点,香港三联书店、山东齐鲁书社联合出版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会校本,这个本子校点精细,并附校记,没有删节,对于绣像本《金瓶梅》的研究十分重要”(美国哈佛大学田晓菲著《秋水堂论〈金瓶梅〉前言》)。在张评本《金瓶梅》版本研究与校点工作告一段落后,即着手《金瓶梅》崇祯本的整理。张评本的校点本出版、吴敢的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给崇祯本的会校打下了基础,提供了条件。

1991年8月,由吉林大学筹办召开了中华全国第五次《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教育部直属高校可以自主决定召开全国学术会议,但考虑到《金瓶梅》学术活动的敏感性、特殊性,为了得到省委的指导与支持,还是由学校向省委宣传部提交申请报告,获得了省委宣传部红头文件批准,宣传部长许中田(后来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到会

参加开幕式并讲话。刘中树校长（当时任副校长，主管文科科研与教学）一直在会上坐镇指导。研讨会未设主席台，公木先生、朱一玄先生、魏子云先生都坐听众席第一排。这年8月，我国闹水灾，各单位一把手不准外出。吴敢时任徐州市文化局局长，未能出席这次研讨会，只好远距离配合、关心祝愿研讨会圆满成功。《金瓶梅》的学术活动敏感，组织这种研讨活动何其难啊！何况，吴敢兄在徐州主办了多次国际研讨会与国内研讨会。即使在临清、峰城、诸城、五莲、清河等县市召开的研讨会，都是吴敢先生协助会长安排部署研讨会的全部活动。只有研究能力、学术水平，没有组织策划能力能行吗？吴敢具有创造发现与运筹帷幄的双重才华。

在整理校点张竹坡评本时，基本厘清了张评本内部各版本之间关系。当时在国内只见到两种张评康熙年间刊本。两种本子，总评都缺《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凡例》两篇，在兹堂本不缺。我们判断此两篇为原版所有，非书商伪作，有的本子装订时漏掉，从内容、文字风格看，亦出张竹坡之手。台湾魏子云先生，就此问题来信提出疑问。接到魏先生信后，我们进一步思考研究与考察，在大连图书馆发现一部完整的张评康熙原刊本，总评中不缺《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凡例》两篇。1993年10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学系米列娜教授应邀来中国作学术访问。笔者与米列娜共同在大连馆考察张评本时，发现《寓意说》最后227字，为其他张评本所无。这部张评康熙本，使我们得见张评原刊的完璧，是继《张氏族谱》之后，《金瓶梅》研究史上令人兴奋的可喜发现。经过与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本比勘与研究，判定大连图书馆藏本刻印在前，为张竹坡原刊本。吉大图书馆藏本是据大连图书馆藏本由张竹坡的弟弟张道渊加工修饰而成。1994年10月，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校注本，以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本为底本，参校了大连图书馆藏本。

从《张氏族谱》的发现，到张评原刊本发现，再到张评《金瓶梅》校注本出版整整经过了十年。吴敢著《金瓶梅研究史》出版，是对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的总结，必将进一步推动金学向前发展。30年来，在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这一重要课题上，我们二人长期配合，达到了高度的默契，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这是一个值得深入剖析与总结的学术个案。这一课题对整个社会的科学发展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个人来说，它影响了个人的人生志趣，决定了研究的方向。对个人来说，这一课题的起点与新文献的发现，其潜在效应又是“巨大”的。

二、冷热四百年 繁荣昌盛三十年

吴敢先生每次提到《张氏族谱》的发现，总要加一句“吉林大学王汝梅先生的督促”，这种尊重朋友，实录史实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从《张氏族谱》发现到张评原刊本发现，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仅仅是改革开放新时期30年金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30年来已形成老中青三结合，勇于探索，十分活跃的团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正如吴敢所说：“一门新的显学——金学，已经赫然出现在世界文坛。中国的《金瓶梅》研究，经过80年漫长的历史，终于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登堂入室，当仁不让也当之无愧地走在了国际金学的前列。”吴敢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实录精神，全面真实有深度地编撰研究史，是其成功的保证。

《金瓶梅研究史》重点在上编，上编的重点又在20世纪。最近30年的研究史，我们身在其中，既是史的编撰者，又是史的众多传主之一。吴敢参与组织了众多研讨会，关注《金瓶梅》研究的每一个动态，几乎阅读了所有出版的专著。30年研究史给我们描绘了金学发展的详情详貌，给历史一个存留，给今人一个启示。明清时期的《金瓶梅》研究史，时冷时热，冷热400年。以脂砚斋评为重要分界，在此之前，把它与《三国》《水浒》《西游》比较，盛赞它为四大奇书中的第一奇书。在《红楼梦》问世之后，批评家、读者的注意力转向把《金瓶梅》与《红楼梦》相比较，因而有《红楼梦》是暗《金瓶梅》，脱胎于《金瓶梅》，继承发展《金瓶梅》之说。显然，崇祯本评点、张竹坡评点、文龙评点合称“明清三大家评点”，是吴敢《金瓶梅研究史》明清时期论述的重点。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进行反思，吴敢指出《金瓶梅》研究存在专家认识与民众认识的脱节，学术地位与文化地位的失衡，呼吁金学同人共同努力把《金瓶梅》研究推向一个新境界、新层面，并希望调整限制出版《金瓶梅》、限制影视制作《金瓶梅》的规定。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积极支持出版了《金瓶梅》的主要版本，虽然基本满足了学术研究的需求，但仍然满足不了广大读者的需求，更无法满足《金瓶梅》走上世界的需求。

1986年至1988年，有两位剧作者花费两年时间把《金瓶梅》改编为40集电视连续剧剧本。改编本以尊重原著形象体系，浓缩原著结构，挖掘原著的文化蕴含，审视深化原著思想的原则进行改编，并吸取了1987年版《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经验，召

开了由专家参加,《红楼梦》电视剧组成员出席的征求意见的座谈会。陈家林出任导演,并下决心拍成高文化品味的电视剧,向主管部门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终因条件不成熟而搁浅。学者专家、艺术家的意见是,这样一部伟大的世情小说,总有一天会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搬上银屏。30多年的金学成果,也正为此目标准备条件,打下学术基础。吴敢提出《金瓶梅》影视制作问题,这是富有远见的战略性的目标方向,需要金学同人、影视艺术家共同努力。

三、前程总归有新篇

吴敢有诗写道:“从此天地别一番,依然人生求妙玄。自信灵心长不老,前程总归有新篇。”自己谦虚地说“误入仕途二十年”,“现在又飞回了自然”。回归学术,回归自然,生命之树会更绿、更茂盛。2002年12月,笔者给书法家王鸿涛先生抄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写的序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王鸿涛先生以七十高龄,用时七年抄写两部名著,显示体制规定的‘离退休’以后的生命历程是一个发展、成长、创造的新阶段,有活力、有潜力、有毅力。王鸿涛先生与他的两部名著抄本显示青春再现,显示人生的成熟之美,给我们以启示,以鼓舞,其意义远不止于书法艺术与名著流传。两部名著抄本可以说是老有所为、老有所长、老有所美的一曲人生旅程新阶段的奏鸣曲。”冯友兰先生95岁这年才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七卷本,也显示了人生旅程新阶段的活力、创造力。冯友兰先生把人的境界分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最高。2010年6月,纪念恩师、解放军军歌歌词作者、教育家、学者、著名诗人公木先生百年诞辰,笔者主持编纪念文集,题为“天地境界,德艺流芳”。2010年11月到南开大学参加朱一玄先生百岁华诞庆典,宁宗一教授提出“要读懂一玄先生这一代人的这部人生大书”。笔者的感言说:“朱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平民教授,是一位敬爱的世纪老人。他创造了生命奇迹、学术奇迹,有一颗美丽的心。”伟大的前辈大师,让我们懂得什么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什么是人性的成熟之美。面对前辈们的高大形象,我们自觉低矮了许多,有待修炼提升。吴敢兄也进入了人生旅程的新阶段,但愿有冯友兰先生、朱一玄先生等前辈们那样的活力、创造力,再奋斗二三十年,在《金瓶梅研究史》这部新成果之后,再写出《金瓶梅》研究更多新著作。祝愿学术青春永驻,学术生命之树常青。

王汝梅

2011年3月13日长春

目 录

上编 金学概论 1

一、明清时期的《金瓶梅》研究	3
(一) 抄本的点评	3
(二) 词话本的序跋	7
(三) 绣像本的评点	8
(四) 张竹坡的评点	14
(五) 文龙的评点	28
(六) 其他引述	34
二、20 世纪的《金瓶梅》研究	42
(一) 1901—1923 年	43
(二) 1924—1949 年	46
(三) 1950—1963 年	54
(四) 1964—1978 年	60
(五) 1979—2000 年	67
三、近年的《金瓶梅》研究	75
(一) 21 世纪初的彷徨	76
(二) 对金学的质疑与辩证	79
(三) 金学的中兴	82

中编 金学专题 103

一、成书年代	103
二、成书方式	107
三、作者	111

四、版本	123
五、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点	143
六、源流	157
七、主旨	161
八、艺术	168
九、人物	174
十、语言	181
十一、文化	187
十二、文献	194

下编 金学学案 201

一、徐朔方	201
二、陈 诏	204
三、宁宗一	205
四、傅憎享	207
五、卢兴基	210
六、蔡国梁	213
七、周中明	216
八、王汝梅	219
九、刘 辉	222
十、蔡敦勇	224
十一、张远芬	226
十二、周钧韬	228
十三、鲁 歌	232
十四、孔繁华	237
十五、冯子礼	239
十六、黄 霖	241
十七、叶桂桐	244

十八、张鸿魁	246
十九、陈昌恒	249
二十、石钟扬	251
二十一、王 平	253
二十二、李时人	256
二十三、赵兴勤	259
二十四、孟昭连	261
二十五、陈东有	264
二十六、孙秋克	266
二十七、卜 键	269
二十八、何香久	272
二十九、许建平	274
三十、张进德	276
三十一、霍现俊	279
三十二、曾庆雨	281
三十三、黄 强	283
三十四、杨国玉	286
三十五、潘承玉	288
三十六、谭楚子	290
三十七、梅 节	295
三十八、孙述宇	298
三十九、洪 涛	300
四十、魏子云	303
四十一、陈益源	306
四十二、胡衍南	308
四十三、李志宏	313
四十四、日下翠	316
四十五、荒木猛	318

四十六、铃木阳一	320
四十七、崔溶澈	325
四十八、韩 南	328
四十九、芮效卫	330
五十、浦安迪	333
五十一、陆大伟	338
五十二、胡令毅	340
五十三、雷威安	342
五十四、马努辛	345
五十五、李福清	347
附录一 《20 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序	(徐朔方) 355
附录二 《20 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后记	357
后 记	360

上编 金学概论

《金瓶梅》研究被称为“金学”，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魏子云著《〈金瓶梅〉探原》（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9年4月）庄练序：“希望学术界人士在魏先生的倡导之下，多多致力于此，使得《金瓶梅》的研究工作，也能像《红楼梦》研究工作似的发展成为一项专门学问，不让‘红学’专美于前。”庄练序于1978年10月，序中虽然没有出现“金学”一词，观其文意，金学已是呼之欲出。只不过其时尽管港台均已出现《金瓶梅》研究的大家（如魏子云、孙述宇等）与名作（如《〈金瓶梅〉的艺术》《〈金瓶梅〉探原》等），而中国大陆仅开始有少量论文发表，距离金学产生，尚待时日。

所以，魏子云在《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弁言》（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8月）中说：“今天，《红楼梦》已成为国际性的红学，……因有人说《〈金瓶梅〉》也有可能在国际上成为‘金学’，因为国际人士已开始注意到这部书了。而我则从不希求《金瓶梅》会成为‘金学’。”虽然魏子云没有奢望金学就会出现，但“金学”一词却第一次出现于书中。

魏子云著《金瓶梅审探》董庆萱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6月）：“继‘红学’之后，‘金学’也逐渐热闹起来。鲁迅、孙楷第、郑振铎、吴晗、姚灵犀以降，目前从事‘金学’研究的：在台湾，有魏子云；在香港，有孙述宇；在大陆，有吴晓铃、朱星；在美国，有韩南；在法国，有雷威安。几乎可以召开一次国际‘金学’会议了。”金学已经堂而皇之形诸笔端。其时两岸尚未通邮，魏子云的大著，在大陆很难读到。

随着1985年6月首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与1986年11月第二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江苏省徐州市的召开，酝酿一次国际会议与构建金学逐渐提上日程。1986年11月24日晚，会议宴请与会的新闻出版界人员，刘辉、林辰、胡文彬、杜维沫、张国星、徐柏荣、赵洪林、袁闳琨、任笃行与笔者同桌，酒酣耳热之际，说到“红学”，刘辉说《金瓶梅》研究也可叫作“金学”，张国星开玩笑说，《金瓶梅》

是《红楼梦》的祖宗，“金学”却是“红学”的弟弟。这是“金学”一词第一次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

1988年7月，宁宗一撰写《说不尽的〈金瓶梅〉——“金学”思辨录之一》，刊登在《金瓶梅学刊》创刊号（苏徐出准字1989第6号，该刊用为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会刊）。宁宗一在该文“‘金学’构想”章中说：“‘金学’作为一门专门的科学，专门的学问，首先有一个自身逐步完善的过程，这除了也有资料方面的准备外，其中理论准备又是当务之急。”他并且提出金学建构的三点构想。显然，金学已经正式提上《金瓶梅》研究者的日程，并为睿智者所关注。

1989年6月，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期间，王利器为陈东有《〈金瓶梅〉——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作序说：“最近几年，在一批老中青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金瓶梅》研究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又应该看到，《金瓶梅》这部‘奇书’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深入研究，需要我们的‘金学’家们付出更大的力量。”

1989年6月出版之蔡敦勇《〈金瓶梅〉剧曲品探》扉页“内容提要”即公然打出“金学”的旗号。

1989年9月15日王汝梅在《〈金瓶梅〉探索·前言》中说：“《金瓶梅》的疑难问题太多，有待进一步探索，‘金学’有待深化与提高。”

1989年11月3日吴晓铃在《〈金瓶梅〉探索·序》中说：“气氛热烈，研究不断升温，其势汹涌不可当，在所谓‘红学’之外又出现了异帜‘金学’，甚至于连许多‘红学’专家也舍己之田而耕，可谓盛矣。然而，平心以论，尽管你争他鸣，各家齐放，可是具有真知灼见者则实际上并不很多。盖或重复成说以炫示，或倡怪论而哗众，一也。盖或治学根底不足，或读书范围未广，以致论据失当，动辄授人以柄，二也。缘此两端，故‘金学’研讨尚有待于斩将搴旗者出。”

1990年8月29日梅节刊登在《我与〈金瓶梅〉——海峡两岸学人自述》（成都出版社1991年7月）一书中的文章《“金学”海洋历险者——梅节自述》，已经一目了然。

香港明窗出版社1990年出版之《焦点文化》第五辑，彦火所撰论文的题目也是《“金学”研究的兴起》。

金学之能成立，需要一批大家、一批名著和一批稳定的相当数量的研究人员。截至1990年年底，已经出版《金瓶梅》研究论著近百部，发表《金瓶梅》研究论文近千篇，出现了一支过百人的研究队伍，中国的鲁迅、吴晗、郑振铎、姚灵犀、魏子云、孙述宇、朱星、徐朔方、沈天佑、刘辉、黄霖、宁宗一、王汝梅、蔡国梁、张远芬、

孙逊、陈诏、周中明、石昌渝、陈昌恒、周钧韬、叶桂桐、郑庆山、卜键、李时人、鲁歌、马征、陈东有等；国外的小野忍、鸟居久晴、泽田瑞穗、日下翠、大冢秀高、荒木猛（以上日本），韩南、芮效卫、柯丽德、普安迪、马泰来、郑培凯（以上美国），马努辛（苏联），雷威安（法国）等，世界上这四五十人的《金瓶梅》研究大家的地位也已基本确定。

从此，会上会下，文内文外，金学一词频繁出现。金学不但已为学术界所认可，而且很快比肩红学而成为显学。魏子云1993年1月18日所撰《金瓶梅研究二十年·后记》（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10月）：“今日之《金瓶梅》一书之成为显学，热闹景造成的盛况，几已取代了前些年的《红楼梦》与《水浒传》。”

金学成为显学，“金学家”也随即跟着登堂入室。顾方东《来自岛上的“淘金”者——〈金瓶梅〉专家魏子云谈两岸交流》（香港《大公报》1991年2月11日第4版）：“台湾‘金学家’魏子云六日晨飞抵长春参加中华全国第五次《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时，显得有些疲倦——毕竟年龄不饶人，七十三岁了。然而当本社记者问及近年海峡两岸‘金学’界相互交流的情况时，他倦容顿消，精神振奋，滔滔不绝。”

王年双《金学》（复文图书出版社1995年2月）：“金学之名必得自于金学之实，金学之研究人才和成果的繁盛，也正是金学成立的重要原因。”

金学，在1989年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前后应运而生。

然而，金学由来久矣。自有《金瓶梅》小说，便有《金瓶梅》研究。明清两代的笔记丛谈，便已带有研究《金瓶梅》的意味。崇祯本上的无名氏评点，尤其是清康熙年间张竹坡的评点，还有清光绪年间文龙的评点，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金瓶梅》研究。但现代意义和现代体式上的《金瓶梅》研究，则在进入20世纪以后才出现。

一、明清时期的《金瓶梅》研究

（一）抄本的点评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文学家袁宏道给书画家董其昌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袁宏道集笺校》卷六《锦帆集》之四《尺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这是迄今所知《金瓶梅》以抄本形式在明代社会上传播的最早的记录，是研究《金瓶梅》至关重要的一段历史文献。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袁宏道《与谢在杭》：“《金瓶梅》料已成颂，何久不见还也？”（《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十五《未编稿》之三《诗、尺牍》）

一部小说，画坛领袖收藏，文坛领袖阅读，社会活动家“成颂”，仅“伏枕略观”，便评价“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且借来抄存，还急着“倒换”“后段”，忙着催人“见还”。《金瓶梅》一出现，便引起名家要员如此急切的重视，它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呢？

“公安三袁”老二袁宏道在《觴政》中称《六经》等为酒经，诸《酒谱》为内典，“李杜”等为外典，《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并嘲笑说“不熟此典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八《觴政·十之掌故》）“公安三袁”老三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说：“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描写儿女情态具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之者，非人之力所能消除。但《水浒》崇之则海盗，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万历四十二年八月）（上海杂志公司1935年9月“中国文学珍本丛书”）

一部小说，哥哥奉为经典，弟弟却称为淫书，兄弟二人同以“性灵”为宗旨，却对《金瓶梅》的评价别有霄壤；同样一个董思白，对“极佳”之书却要“焚之”，原因究竟何在呢？

众所周知，《金瓶梅》描写了西门庆一家暴发与衰落的过程。这是当时社会（《金瓶梅》以宋喻明）的一个典型家庭。小说创造了西门庆这个商人、恶霸、官僚三位一体的典型。这是中国小说人物画廊中一个空前的崭新的形象。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河浩浩荡荡，流过了将近二千个春秋，到了明代中后期，一方面，已是千孔百疮，积重难行；另一方面，新的经济因素（有人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不断滋生，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把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种状态形象地描绘出来，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历史责任。《金瓶梅》是第一个实践这一历史使命的长篇小说。这种“因一人写及全县”，由